



Irene Santori (意大利)诗：液体之书 | 译：杨炼

介绍一位意大利女诗人

当代意大利诗歌，缺少蒙塔莱、夸西莫多那样世界显赫的名字，但并不乏优秀的诗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如果说美国、中国这类国家的诗歌，或许受政治影响，总孜孜于“国际影响”的话，那意大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，在国际疆域中，保有一份基于本土的、植根深远历史和传统的定力。在意大利，无论感受生活，欣赏文化，还是接触人，你时刻都会感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地中海蓝殷的元素——美。这美感，艳丽却不轻浮，古老而又现代，沉稳同时灵动。诗人们安静而自信地写作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正被写下的每行诗里，站着从古罗马起，无数大诗人如维吉尔、奥维德、但丁们的身影。

艾琳·桑托里 (Irene Santori) 1973年出生于罗马，现在还住在那儿。她是一位诗人、翻译家和散文家，毕业于罗马萨皮恩扎大学哲学系，论文主题为法语文学：《让·拉辛悲剧中的说谎、自欺和觉醒》。之后，她专攻文学翻译，出版了《译自罗马祈禱书的圣歌和赞美诗》（Oltschki, 2008 年）。她出版的诗集，包括《准时与离别》（Gazebo 2006）、《上帝酒店》（Empiria, 2016，入围Lorenzo Montano奖，2018）、《液体之书》（Aragno, Parallela 系列）。作为Nino Aragno Editore出版社的代表，她经管着《平行诗集》和《平行诗集》双语系列（一种为诗歌文本和视觉艺术跨界而设计的形式）。这二者构思于她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2019年秋季的驻校诗人，在中国逗留期间，她的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文、德文、中文等。目前，艾琳·桑托里正在翻译法国诗人Michel Deguy（莫古尔奖，2020年）临终亲自托付给她的法语诗歌。

我这里翻译的诗作，选自艾琳·桑托里的最新诗集《液体之书》。虽然由于时间限制，我只翻译了她自己选择的一小部分作品，但从中仍不难看出这位女诗人内心的力量。在语言节奏间转换的自如，特别是驾驭具体与抽象、优雅与野性感觉的能力，从到故乡荒野到广岛，从阿尔塔米拉斯前洞穴的壁画到当代屠宰场，从存在的宗教韵味到大胆的色情，她的诗视野开阔，充满跳荡，有用不完的活力，令人不由想起，古希腊四大元素中的“水”——那荡漾、澎湃于我们身体内外、浇灌天地之间一切生命的“液体”！我期待这里的译诗，只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诗人的开端，后续者将追踪而上。令艾琳·桑托里获得更多的中国读者。

液体之书

诗： Irene Santori (意大利)

译： 杨炼

第12页

筋疲力尽。鲜血淋漓。他们回到山洞，切开鹿、水牛和猛犸象，尤其是野猪的眼睛，看着射进它里面的箭。

筋疲力尽。鲜血淋漓。他们回到山洞，切开鹿、水牛和猛犸象，尤其是野猪的眼睛，看着射进它里面的箭。

第14页

最后  
安静  
别出来  
你个傻瓜

三十年前。我叔叔列纳尔多带着我，到我家附近的田野里打猎。他拿着步枪，我跟着他。仲冬时节，我记得那寒冷，万籁俱寂。泛泛的灰色和我对他的信赖。他整个疯了。

对迁徙、季节、旅程，我那时知道什么？现在知道什么？“谁会来这儿觅食、让人活下去的东西？这是我画下的冬天”。细胞。一切易碎。像我的手指，没有神经末梢，我的玻璃指甲在上面，寒冷带走了任何厚度。我不得不把枪对准它们。但步枪非常重，比一个十岁的女孩还要重。我一路蹦蹦跳跳前行，很难安放我的靴子，于是，因为泥土太硬不同，一条腿插孔进去，另一条却滑到一边。我感到脚后跟脱离自身和爬上了腿。我的腿股沟受到一击，双腿并拢，将脚后跟推入鞋底，但这次赤着脚。因为袜子都滚到脚掌了。我重握我的膝盖，戳在地面像根杆子，要吸干沼泽。我喘着粗气的身体又冒汗了，我再次感到了体积，层次，腹股沟裂痕，折磨。

但步枪呢？它哪儿去了？我抬起眼睛，看到空中有一个轻盈的阴影，像那些被焚毁的小灵魂在篝火上盘旋，垂直落地，汇集在牵动我太阳穴的一击上。列纳尔多一手抓住狗的项圈，大喊“快跑去拿！”。

我蹑起身子跑去，像个稻草人，我被塞满了，满身是泥，着了火，抽掉脊梁骨，有什么没滴水，我吞了下去。泥浆从我的膝盖滴落到脚踝，从流到脚后跟，每走一步都在摇晃，缠结的袜子把我的脚缠成两半。我漏了，流着口水，哭啊，哭啊，吞下从膀胱水坝崩溃出的一切。我到尸体边捡起它，愤怒地翻找着，感觉到胸骨和一簇温暖的织物。器官凸露，下，上，翅膀，头骨。

我们打中了他哪里？在哪儿？得剥掉多远？进入保鲜物内多深？到那食物里多深？

“非常漂亮”列纳尔多从身后面对我说。他把它拿在手里，抓住他耷拉的头。我注意到很长的嘴。我看到那长长的嘴会自行开启。我看到那长长的脖子在我叔叔的手指间自行转动，他扭着它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次。

支撑穹顶的扭砖小柱

小柱。

彩色扭转的直玻璃圆窗，小柱子。直圆窗。

这是望远镜在狩猎

脖颈与瞄准线与视觉的碰撞。

这狩猎的愿景

全部疼痛和愿景

我做的事情

他把它还给了我。在路上我抱着它。为它给我双手的温度自艾自怜。但突然，某个硬角电着我。我顶住我的外套，我身边弹起一个弹翼。那是一条腿，那腿嘛。他比以往更有活力，歇斯底里得越来越强，正在狠打拥抱他的坟墓。

“靠后，安静，别出来，你个傻瓜。我会带你回家，藏起你，喂你，和我一起过活。你还活着，你很安全，你是我的。”但它对此一无所知。我惊讶于我不知怎么确定它了。直到一只腿踹开，一根一根地变起羽毛，在我惊恐的目光下相互触碰自我生成，一根又一根触发的法则，传递躲开和俘获的引擎。最后，一根羽毛击中了列纳尔多的手臂。他把它从我的胸前拽了出来。

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多次，再一次。

我只记得

南门

流血的脚后跟

一切和某些事物的终结

伟大的无欲者，迫在睡眠的独立穹顶。

潜入壮丽的液体之书

泛泛的字里行间。

那时钟声

微开。是我

第 26 页

轨道即虚词

之一

天幕中雕有黄道草图

和紧随半月的

超越形式

先叙述一个全新的故事

我故学时为引你注目

奔跑着

第52页

我从花丛中摘下花

直到那顶她不爱我的花冠

第 64 页

如非广告

阿尔塔米拉“还有什么？

狩猎场展，空气高炉中的双手

语光症，每个人尖叫着象声词

和残留的眼睛

盯着他们旁边的那边张开——没有衣服和餐具可分享。

我们钻出洞，就像我们穿州过我，我们甚至不饿。

此刻我们已喜欢上它了

即使只在

审视

动物脂肪如何燃烧。

那需要多久，

刹那间，一丝疑惑感进入我们

或记忆？一段记忆——有人松开他的领带——

是我耗尽了油

“阿特拉米拉洞穴：在西班牙北方，洞中充满惊人的史前壁画和雕刻。

第 150 页

杀与吃？

远道而来的羊

盯着它的头骨

一旁的蠢驴

被吊起鼻子

在屠夫理智的

宝蓝色的厅堂

匕首从背后插入，我不知

骆驼将挨哪一刀

爆破如

装甲车的轮胎。

雨一样清落，但不停止

——为我的肺腑出桶里的空间——

这是纳布卢斯。

这没什么

“作者注：纳布卢斯是一座巴勒斯坦城市。我在独自穿越西约旦时写下了这首诗。在纳布卢斯市（巴以战争的场景之一），看到了这家屠宰场，我觉得自己是那些被绞死的流血动物之一。

第102页

《实践》（一）\*

他们开始用眼睛咬咬彼此

爱的玩意儿。

在心以上两英寸

对血液有益。

响尾蛇朋友真聪明

他扎穿一个刀口长大再长大

起初我早早撑起我的裤子

发作时，它们看上去不像

羽翼拍打

却像冰雪

而后我湿漉漉跟着走，

地球的流体部分。

那小碟儿

- 我对你没兴趣 -

大概是，对我来说，这正好，

因为比起鸽子笼，我更爱

拆毁这座庙

\* 《实践》是一组情色诗。

第104页

实践（二）

那是你能找到的十字路口，

但你死在了那里

不安和沮丧

你性我，嗨我

烧焦与黑

如我

和光

- 由于太阳入夜时与我平齐 -

不止自转，

不是全部，

而是从腰

折转到脚趾